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蟬史 卷之八 點金道人遭圍

存蕭老公之心，惟願買金同土價；乞耿先生之爪，可能燒雪作銀堆。饑則噬人，不調煙霞遭劫；死而埋我，方知茶火解圍。

牛心向道列前龜三學士，皆悲慘不勝，竟日廢飲食。檀心秀才曰：「年上下於我者，俄頃已為陳人。吾生吾死，何去何從？當不欲更置一解。若借主之愛，放之還山，存瑣尾之衣冠，訪亂離之井邑；生求父兄之竄跡，死博庠序之明。全名教而割恩私，乃生平無告之懷，今而不敢終隱者也。」女歎息曰：「秀才非福相，忠孝清名，能弋取者，皆有天幸，存是心而不為人知。且為世病者何盡？既為我言之，我何不遂汝志。三日後，遣健目送歸耳。」檀生跪謝。三學士言曰：「僕等生歸無以讀象魏之書，死魄不敢依高曾之壘；播儒林而聞者塞耳，披家乘而見者椎心。蓋平林新市，非晦跡之區；洞戶曲房，非奉身之所。待死則朝斯夕斯，求生則出爾反爾。我之懷矣，天實為之。只合沉淪，無所進止。」女曰：「學士等身羈異域，興比騷人，啼鳥銜冤，潛靈動色。兒何辭之不達，而何意之不先。第以脫離煩惱，未有樂郊；宛轉風塵，聊同幻境。以後事之變遷，為前因之融釋。一日之歌以當哭，百年之恩亦成仇。俱覆載之所必容，而神之莫能測者矣。」三學士亦感悟。杜承瓘呈所為誄詞草，女執之而泣曰：

維年月日，喜與戎幕諸君，痛我季通等四人之無妄以死，死而不能令生者不悲也。鮮於季通，秦中士，將就食南越故人官舍，來詣山中，即訂生死約。視其身，如寄居之蠹；視其所知，若親近之鷗。其於戎兵之成敗利鈍，及身世之憂悲愉快，皆廓而空之，不以奪夫詩筒酒盞之興，古者任達流也。以陷陣被執，白刃之臨，迎以頭頸，卒不死，遣人迎歸，見即以死誓，幕士阻勸，殊不可，即自刎於台前。同刎者為來鳳郎應宿，邑諸生，入幕數日，願為鮮於弟子，相期見危授命。慕烈士之風，同邑生到勝之尋聲，以療疾革，見兩君之激，一慟遽絕，嗚呼痛哉。誄曰：文人慧業，烈士壯心。竹箭渭川，楊柳漢陰；來止岩阿，友予瑟琴。後來之秀，白馬青衫。在巢，惠風滿林。何圖達者，棄我如屣。猿鶴將化，幾先君子。以身捍患，一蹶不起。可贖百人，歸而請死。鬼道悠悠，如還朝市。亦有婉孌，以膏焚蘭。委形薤露，並命摧殘。卒哭乃亡，庶無煩冤。於喁前後，俠骨未寒。孰與薦之，賦樓同官。憫此良人，音容如昔。留胎數字，感憶千夕。至空山，半摧搖席。玉棺四埋，我心裂石。嘔肝凝血，疇問青碧。

哭奠畢，女與三學士一秀才營四人兆，禁牛羊採樵焉。有蠻目告急曰：「我軍自與漢將鬥，糧道斷絕，來鳳守將，又清野無所掠。旬餘，散亡者無虛日，奈何？」女曰：「吾前歲循東山麓，見大塚旁新葬十餘處，墓門無碑，且不封殖，非死人材也。其次皿之財乎？發之當可充餉。」適強勇以其徒力勝者二十人，共前十人進謁。女命之掘偽棺，三十人齊奮勇曰：「穿穴之技，不敢讓於諸蠻。其賄也，可以報命；其屍也，將毋不祥。」女曰：「螻蟻之穴，不足以辱熊羆，用壯而往，取精必多。」於是掘十餘處，果皆盜藏。蓋鄉勇之黠者，借搜山以括民財。多川中兵火前物，不立偽碑封樹者，托於貧家之亂塚，無利其殉飾者也。盡舁歸帳中，女命販米來者益其直，擔負交於途，糧以不竭，士散去者復還。且招來就食之徒，兵氣大振。李節使來覘者，以狀還告，大軍憂之。有兩山人來詣，叩之。為砭先生，善點石，針道人，善點金，出甘總書云：

淫孽未殄，天將曲我師而老之。鼎不克分身來視，然心脈如縷。息行數十里，非獨恐懼之深，實以兵貴一心，將需群力，持其要，不整亦可以濟。失其衝，多謀而卒無成。殆以神運機，而不徒以事就律者歟。噩青氣忍與相抗，固知其與兩路賊同亂。但能蹙之使合，虞人省括，可談笑而收大功，顧天時人事，未可懸測。茲砭針兩師，以滅火真人之契，相機來助軍事者。望閣下虛懷盛節，以咨訪之，於我師必有冀幸。

季孫拱手問兩師云：「點石點金之說，可得聞乎？」砭先生曰：「吾點石則成金，吾友點金則成鐵。南行遇李長腳，故人也。彼知甘總帥分兵四出，屬吾兩散人，與軍旅之事。甘君請來助師，不識蠻女善戰者耶？善守者耶？」李節使曰：「戰未能勝王師也，而亦不退；守未能圖卒歲也，而亦不奔。屢殲其精銳，而兵日益增，曾斷其轉輸，而糧日有繼。近日獲金於空棺，以濟兵食，似乎天道之富淫人矣。」針道人曰：「是不難，吾自去點化，恐我師乏食，則非砭君不能救也。」於是針道人飄然至蠻女營外，謂其眾曰：「無紀之師，破可立待，惜以萬人之命，傾於一女之筐，悲也，怨也。」眾止之。以告女曰：「有咒吾軍不利者，請治之。」女命牽進，針道人啟手問訊。女答禮，延坐致詢曰：「山中士，何以訓示戎行？時與離之利逝，誠不敢知也。」針道人曰：「偶觀於軍門，雲色黯慘，為金銀之敗氣凝結者，主軍中閻士死亡，主將得下體疾，亟宜棄此朽物，別暢生機，內調陰陽，以伺敵畔。」女斂容謝曰：「師殆神人，曩者掘地得金，略詔天授，兵聚糧足，有攸賴焉。乃近日重臣既亡，健兒多病，已亦煎熬於心，淫液於腎，豈是物為累耶？」針道人曰：「如以吾言為不謬，請拭目以觀其賄，而息心以驗其邪。」女命以盜藏示。針道人大駭曰：「是鬼債也！其滯魂不散，乃召災；其發藏之徒，必皆臥疾。且質已變矣。外似白金，中為黑鐵，試挾其幻，必離其真。」出水色神豆升餘，咒而撒之，蠻眾大呼「鐵也，非銀也。」女愕然曰：「吾始知棺物之無用已久也，不棄之，且為漢營所訕笑。」針道人曰：「請仍置於塚，以散幽滯，軍無戾氣，始逐天和。」女從之，命張宴，請治強勇等三十一人之疾，針道人汲水盈盞，書一朱符燒之，遍飲三十一人。歷二時並起，又謂三學士一秀才，胸有沉痾，非藥物無以起廢，乃各給一丹。女拜求所療，出珠丸一，使吞之。頃刻皆有起色，即辭去。女固留之不可曰：「雲水之性，不勞羈縻，但好為之，倘事有蹉跌，紅苗主可相托也。」女再拜送之。

是夕，強勇之徒後至者三十二人，復進謁，三日而遍酬其歡。無如軍儲告急，饑卒復逃，漢營索戰者，日三四至。女謂強勇曰：「爾等六十三人，能為吾決一死戰否？」對曰：「卒等捨生以報主，恐未必盡能；若妨主以求生，亦知其不可。有天命者，當自圖之耳。」女垂淚曰：「數已可知，降則無命，請決戰而後出奔，完吾劫運。」命杜學士通款於噩青氣曰：「以禮來聘，即歸之；否則匿谷中也。」承瓘自去，向道、牛心、列前龜、檀心，俱願隨徵效死。女泣而隨之。木蘭一騎出，謂女曰：「兵事至此，尚可為乎？前者國家將待以不死，而今無及矣。」女悲詞曰：「無顏乞降，有志就滅！」遂混戰，群蠻多被殺傷者。兩漢將突前搏女，將獲之，強勇奮死力救，手足皆斷，女匹馬落荒走。六十二人仍歸漢營，檀心中矢，號而絕。向道牛心下馬哭之，皆自刎其側。女奔至，適追兵去遠，遂以劍掘土，並埋一坎，列前龜為漢將所驅，投崖死。女奔百里外，稍喘定，無一騎相從者，歎息曰：「鏡中鴛頸，盡染血腥；帳下鳳毛，都遭革裏。死不及李波之妹，生豈如柴紹之妻。子爾一身，茫然萬感；蟲應可化，鵝不勝啼。昊天而降種何為？下土之埋憂罔極。」因跌坐以待盡，露下征袍，星燿故壘，風吹淚，螢火點愁。一人來前曰：「主固無恙。乞憩破寺。」學士秀才俱相率至，女恍惚無主，從之行，不數武，入一寺中。鮮於季通等八人，揮涕相逐。女曰：「兒冥邊耶？」八人曰：「是荒山中，僕等念主無棲息所，請於山神，攝二十里外破寺，聊蔽風露。且以了生死不盡之緣，明哀樂相循之理。」女諦視前使，乃強勇也，哭曰：「諸君為我死難，我何以生為。」援劍自擬。季通等跪而請曰：「主若死，僕等魂不相依，求一宵之話言，不可得也。惟以隔世相思，他生未卜，幽林把臂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淵，如綴空花，如徵幻夢，絮已飛而故伏，絲將斷而仍牽，寂何以堪，感於斯盛，主當回憶生年，同諧化物，以盡今夕，永無後期。」語畢皆慟。女頓悟，納劍於鞘，轉相訴慰。

季通吟曰：

何事千年鶴始歸，瑤天到處掩芳菲。

思君不見煩冤甚，意逐陰房夜火飛。

到勝之吟曰：

水色如藍月色黃，十洲難覓返魂香。

夜台一夢何時覺，若有精靈喚玉郎。

牛心吟曰：

曾侍仙人月殿居，幽棲無計訪蟾蜍。
黏泥絮果銷難盡，懶向空山讀化書。
檀心吟曰：
色相何如不染時，苦教蠓蟻損雞皮。
游絲要待罡風化，火井栽蓮試土宜。
向道吟曰：
不作將軍也斷頭，豈真蕩子覓封侯。
離魂卻憶銷魂地，始信埋愁益種愁。
朗應宿吟曰：
無術生天卻問天，而今始枕石頭眠。
憐君不得為黃土，獨把哀音學杜鵑。
尋聲吟曰：
野棠花發記前身，青鳥銜名落錦茵。
一霎那間成隔世，不知弔客是何人？

列前龜吟曰：
新隨缺月掛藤蘿，速朽無時可奈何。
珍重招魂兼感舊，再無消息望銀河。
女亦吟曰：
恨本無窮愛有窮，多慚才調賦驚鴻。
侍中血色今何似，並入秋山幾樹楓。

自此八男一女，禪榻圍坐，已熄衾枕之燄，清漚泡之源。將四更，強勇進曰：「幽明道殊，吾等皆去。主亦從此逝矣。」女哽咽，八人皆舉手曰：「多此一齊饒舌，然懸崖撒手，各復本來也。」忽金鼓四起，戎騎突來。女倏僮上馬。八人及強勇俱不見，破寺亦廓如。女乃悟所遇非真境矣。兵漸近，女度不可免，呼曰：「杜君杜君，請援不至，吾死不及見矣。哀哉！」遂揮劍出敵。十餘騎夾擊之，有一將突圍入，眾悉奔走，大叱曰：「汝可知來鳳之女帥乎？」女曰：「即兒是也！」其將下馬曰：「某為杜進士之鄉人慕煒，自以生平勇技，應湖南募，為鄉練教師，因大吏暗於賞罰，士多散亡，將投陝帥。過此間村落，鄉中備盜者，爭師事某。昨途次逢杜君，乃硯石交也，彼乞師紅苗，告某以村中所練弟子，策救女帥，適敗去者，為金大都督之別部，此間多噩青氣營中，穿山徑將三百里，女帥勿憂，某當保護。」於是山行，就村落止宿。慕煒故好男子，然禮防不與女狎。女以緣阻，亦不復調之。第二日停午，杜承瓏策馬迎至，女抱持而泣曰：「無意復見君之面矣，非慕君捍衛，得不遭醢耶。」杜亦謝慕煒。慕曰：「故人之瓜葛，不一援手，誠非人情，連騎歸紅苗，某重負亦釋矣。」請即辭。杜曰：「主之投噩苗，大非得已，吾亦欲自拔賊中，獻奇謀於甘總帥。吾鄉人盍與偕行？而論忠義所歸宿。」慕改容聽之，問女曰：「果與杜君有成謀乎？」女曰：「杜君贊畫之策，非他人所與聞。故不投李節使之降，而轉奔噩苗者，將立功以圖進身也。君有同志，便當設誓。」三人乃稽首告上下曰：「所不歸國家者，千劫不得度。」杜以噩青氣書示，女微笑觀之，曰：

公主神人也，青氣胚胎血肉。惟恐以穢濁之質，阻遏七香車，日則靈鵲懷音於幕庭，樺燈結蕊於寢室，色舞意飛，知青鸞之不遠。杜學士來，竟致惘款。青氣率一子兩將，及帳下猛士，香花蠟鼓，禱於蒼蒼而卜之。占者云：數當為偶，納幣有不遑焉。謹遣護軍三百名，隨杜學士迎請，入帳之日，即合婚之期，俯如所云，歡忭何極，未罄誠愛，企足以宣。

杜謂女曰：「主將攜錦瑟而和牛鳴，載靈旗而隨鹿蔭，女兮誠淑，人也何良？惟為國而失身，更無家以歸唁，確則致命有日，分憂以時，豈圖生共泛舟，或冀死為連理。」女泣曰：「從此侯門一入，君其暫作蕭郎；及乎鄉里相依，兒必終歸仙客。」有頃，三百護軍至，易肩輿載女。杜前而慕後，擁之歸紅苗營。噩青氣迎出大門外。入內，設青廬為禮，噩先拜，女答拜。苗女以合盃進。女先致於噩，亦拜而送之。噩仍答拜，飲半復送，讓女先入寢，見杜承瓏慕煒，儀如妻之兄弟，居之近舍。是夜，魔始向兒悲咽曰：「龍涎化豔，狐尾工諧，寵愛自由一身，棄捐不及中道矣，姊何以策之？」兒曰：「妹所以守嘿經時者，以大王愛姊，若有言，跡近於離間。故寧秘之；今所事若彼，姊如旒之贅，而無葛之覃，縱與相安，禍猶不測。夫葬於蠻煙，與歸於漢壤，權其得失而已。」魔始曰：「吾苗種，求事漢人不可得，孰為之先容？」兒曰：「姊誠決策，妹當遣人告於大營，以兵來攻，便與姊乘間歸也。」魔始泣拜曰：「能如所期，爰得死所。」兒呼來賓語曰：「汝陳告總帥，噩之小婦，假我來歸，可請副參畫策。」來賓自去。噩既與女交，始謂人事之樂，於斯無以加之。女曰：「古雲浩浩者水，育育者魚，初不知夫君以我為水乎？亦我以君為魚乎？」噩曰：「游神於汪洋，我亦如水；會意於跳蕩，卿豈非魚。此殆如膠漆之投，凝合無間矣。」女還告曰：「兒所以敗績，緣為術士針道人所賣，有食而無食，食亡兵乃亡，全軍不弔，壯士膏原，霧風鬢，行人墟墓，安得生鬻其肉，一雪此仇。」噩曰：「彼術異，當邀西鄉之有道力者報之。聞甘鼎已檄張大都督，救西路郭節使，而以史都督代張駐守。張引兵一千，砭先生針道兩術士，及樂般之子獮兒俱往。吾遣樂般往招子者，授策兵兵者，擒針道者，則卿大仇可復也。」女謝之，王之薩刺前曰：「漢女將索戰，言何故納降漢之女為新婦。」噩怒曰：「惡言奚入吾耳？孰為我擒此漢娃？」魔始請曰：「必木蘭也。彼在來鳳，屢蹙公主。今乃辱大王，我奮戰當出。」噩壯之。兒亦從後馳出曰：「姊若有失，吾不可不救。」苗人無敢阻者。木蘭以劍約兵退，二女中奔之，分兵擁護，斷後以歸。兒以魔始拜甘君，燭生曰：「可使偕歸副參，以應桃根之象。」甘君笑而歸之。謁化醇，持兒而笑，力卻魔始。兒曰：「總帥所命也，吾姊亦透徹凡想，求妙理於腐儒，非來嫁也。」矩兒曰：「副參其不生華而結果者耶？」群服其慧悟。魔始亦受劍術於木蘭，繼兒為弟子。先一日，砭針二師，偕獮兒去西鄉破妖賊，張大都督曰：「賊無兵法，郭節使不戰而敗。彼中之形，所聞互異，荷戈之士，初無術以往覘，二師及王子，孰與探索？」砭先生曰：「吾請自餌之。」時郭節使之兵新挫，砭師變形為軍政小吏，入其伍訪疾苦。皆云：「卒徒日無事，遭俘者多於夜。擊柝之役，尤為痛心，計無得免者。」砭師云：試以柝與我，代若為俘。」一柝人舉柝遺之，泥首而謝。

迨夕，倚柝坐，聞鼓聲，乃應之。旋一鉤自地下出，挽之疾去，足不自持，耳畔風雨稍歇，已縛賊帳下。

天明，其首出，皆釋之以供執役。令曰：「逃則死雷火。」眾柝人拱手聽命，無敢萌異志。砭師勤於執役，首一日熟視之，呼與語，問曰：「能文字否？」答云：「略知之。」首大喜曰：「此中無文人，檄告寂然，似少氣象，汝能是，我即處以賓師位，勿使部下吆喝。」砭師曰：「出之廝養卒，號為中書君，僥倖殊未已也。曾未識異人姓氏，幾時傳到人間；大道神通，何術攜來天上。請示之。」首曰：「吾姓指樹而名借榘，生大澤中，非由毛裡來者也。九歲，神人來降，授以金簡木印各一，水孟七，火紙十二，土鼓三，曰吾地公將軍也。季漢將興而身死，唐宋之末造，嘗以幻跡，出沒塵中，驅策生徒，應劫殺之運。子怒特之後，旄頭之精，掌一萬六千命，金簡木印，足以攝召神鬼，水孟決河流，火紙引昆燄，土鼓鳴，則平地現城郭，可以遁甲，兼阻敵鋒也。再十年而舉事，人自推挽，雖欲韜匿不能矣。今逾十年，而其說果驗，豈非天哉！」砭師問曰：「前敗漢兵，又以何術？」首曰：「遣數十山鬼擾之，其兵自亂，乃為我俘也。地下之鉤，亦神物所為，非吾本法。今命汝司文告，庶幾匡我不逮耳。」

砭師乃為創檄草，傳九股苗，詞意瑰偉，首使讀而聽之，贊曰：「其字句不盡可解，而大致爽朗，真可以推倒豪傑，開拓心胸。事即不成，意亦殊快也。」砭師謝不敏，首猶撫掌，傳紅苗噩青氣，遣使來約，速召之前，則樂般也。叱左右使退，密告以噩王所命。首連諾之，請般共贊兵務。砭師初不相識，然知為獮兒之父，乘間相問訊，各訴懷抱。

一日，砭師獨與酋計曰：「某有同心數人，兼文武略，願得招之來歸，不患大業無成也。」酋曰：「甚善。吾不疑汝，汝當不負吾。」砭師遂還漢營。張大都督已與郭節使合兵矣，並揖砭師而問之。答云：「妖亦易除也，俟一萬六千人之登鬼錄耳。」謂獷兒曰：「頃見樂王矣，獎汝擒瑪知古之功，但此行正宜努力。」獷兒俯地受教。突軍吏告急曰：「陝中餉不至，三日後，糧且盡，奈何？」郭節使惶悚無策，謂張大都督曰：「仆死國事，分也。君遠道來援，行見易子析骸之慘，誠何心哉！」張大都督曰：「救敗則未能，救貧或有策耳？」跪陳於砭師，以無餉故。砭師曰：「南中遇李真人，謂吾兩人各有所待用，針勞於前，砭何能逸於後耶？」請下令建道房，前圍小院，運山中石子，大如拳，小如指者。置院中。終日而事畢。砭師以夕至道房，悉屏侍從。天明，啟戶出，命兵士運餉，則院中如拳如指者，皆累累白金焉。郭節使與張大都督，再拜稱謝。

群卒來報，妖人以箭傳來，索針道人見陣。針師笑曰：「吾避妖氛，不應至此。」仗劍出門，酋左執金簡，右握木印，搖唇皮作梵語，呼天將名號，風雷若崩坼之響，煙霧如龍蛇之行，持械而前者，皆靈官力士之屬。針師仰視四天，密幄周遭，殆如網之不漏，投劍刺幄。若還鞞中。度不可上，借山石隱形，火飛墮，石為破裂，潛入蚯蚓竅，大水復漂之，就土中伏。聞鼓聲，忽布一城冒土外，雖金鐵之物，不能穴地而逃。針師大驚曰：「妖亦無賴，即難損吾性。且已綱吾形，自守地戶可也。」時獷兒以針師未還營，請往救。前行不逢人，惟露小城郭。尋思曰：「吾師有言，妖兵必有護城，其用在土，惟通明殿樑木方可制。否則化桃木矢射之，城必流血。」向道旁咒得桃矢一，射城牆，乃中酋之腳踝，血出而城崩陷，針師遂刺土躍出，酋自知術破，自收其法物退去。針師偕獷兒歸，謂砭師曰：「微樂王子發矢破妖城，猝不得脫。」

又一日，酋語樂般曰：「針道人之流，誠不足慮，傳聞破神城者，為王幼子，盍說之歸我？則樹靈兩家，犄角之勢成，而郭張可破。甘總帥必疲於奔命矣。」樂般將行，砭師以四人謁酋，諫曰：「樂王未可使去，先在紅苗中，以子叛父，性命幾不保。今而相見，腐儒之氣，不足以勝驕兒。恐為子所惑，迄無成功。」酋笑曰：「樂王亦必如先生之不負吾，俾之父子相見，縱不能招之來，亦足以掣其肘而不為我害。」砭師歎息曰：「運籌之神，超出某等萬萬也。」樂般還漢營，與郭張及針師見，並視獷兒，謂曰：「我出入險阻，只如衽席間，數十年讀書稽古之力也，兒得毋憂耶！」獷兒曰：「父以天理全身，兒以道心乘化，兒辭世當在父先，父行善事多，百年而後化，早無憂也。」針師言於郭張曰：「砭師以四人入妖營，欲樹隄止殺戮，不可則以計斃之也。顧妖言有二八萬人之劫，我將籲請於帝，或減免十之四五，天意殊未可知。若帝怒不可解，罰止我一身耳。閣下宜設醮禮神祇，我封章上達，以被蒙三日，不醒即埋之，待砭師還視，醒則遂所求矣。」郭張皆感激，願各以身命請。樂般父子亦欲列名。針師曰：「感神回天，在此一舉。」樂般乃草疏云：

誥授點金使者，臣針道元，以西川節度使臣郭衝，黔州大都督臣張懷亮，故苗酋臣樂般，小冠軍使臣樂世治，及各將校等，謹奏昊天上帝陛下：維民福不至則罹極，慶無餘則流殃。雖好生之德，久洽於寰區；而止辟之刑，實祥於中古。臣等指功於敵，惟恐不及殲旃；行討自天，孰雲無能滅此。乃傳來妖讖，造一萬六千人遭劫之辭；聽去童謠，有三四五月無歸之戚。人間何世，數必虧盈；天道無知，生而殞命。總倚洪鈞之轉，何求法網之疏。臣等誠惶誠恐，稽首頓首。眇茲粒粟之軀。太倉亦多陳朽；飄若飛花之質，上苑不盡掃除。若減罪以免其兵亡，仍准情而隨其算盡。荒疫之死，稍後於干戈；陰磷之飛，且分為甲乙。僅遷延於時日，非無續命之絲；苟宛轉於迫呼，是有停勾之牘。爰瀝告哀之血，何忍獨生；不辭緣坐之文，固甘同患。臣無任激切屏營誠懇之至。謹奉表以聞。

針師伏壇下，拜表畢，即昏絕。郭張命如所囑，以被覆之，三日而醒。沐浴謝恩訖，謂郭張曰：「帝初怒甚，以妄有所陳請，稽遲考錄，將置吾於罪，賴申天師哀訴，帝批牘尾云：『八刀赤文，貝乏禾失。』臣何幸耶？」四人並向壇稽首謝。有謀來報：樹酋攻達州，城將破而復固守，有謀士五人，勸榷寡殺收民心，焚掠猶未劇。今復還，願與主兵話。獷兒從郭張後，取烏銀針返照之，見樹酋之形，為赤毛老牛，將伏弩伺之矣。郭節使叱曰：「爾酋欲何言？」樹曰：「樂般負我，能以其父子獻，我當散其眾而入山。」張大都督曰：「樂王父子，皆麟閣之間氣。爾魍魎安得辱之？」樹擲簡於空，咒野兕百餘，化兩角為利刃，驅以犯陣。觸死兵士數十，獷兒弩發，樹咒木印，大如車輪，咿啞風生，弩飄墜無有。砭師隔陣呼曰：「聞漢營中有鐵蓑衣之法，胡不試耶？」蓋恐針師遽忘之，而明逗之也。針師果出其物，裹樹酋。樹大叫，連投火紙燒之，衣熔其半。獷兒躍地，變為小狻猊，吼聲若銅鼓，野兕皆倒臥，復枯樹形。樹酋亦駭奔去。獷兒還營，告其父曰：「昔木蘭之紫綃帕，為慶喜白羅巾所收，破樹酋之物，非此帕不能也。父將何以籌之？」般曰：「吾父子須報噩青氣，且說慶喜，乘機導之，至誠則無有不動矣。」還以所策告於郭張，並囑針師暗與砭師謀，羈其妖眾，堅壁不出，待吾乞師來。三人皆請之行，各道父子珍重之意。般以獷兒詣噩營。噩聞而大喜。獷兒入見。噩曰：「咄茲小兒，以異授縛瑪大師，吾愛慕非一朝夕矣。而今乃得珠歸於櫝，錐返於囊耶！」獷兒曰：「大王視兒為猶子，則前不以為罪，而後可責其功。若以為降漢之稚卒，草芥視之，兒固不欲來歸，即歸亦不願生活也！」噩謂般曰：「壯哉斯言，吾兒固不及若幾，生父當讓於義父。」般命獷兒拜噩前，修父子禮。女聞樂般父子歸，言於噩請見。噩曰：「樂王乃迂士也，吾兒則甚可愛。」因傳令進謁。般拜，女固辭不敢受。獷兒拜，即扶之使坐。噩曰：「一家人談笑，吾不必旁參也。」自去與杜承瓏慕煒議兵事。時親相相得甚歡焉。女問般曰：「針道人曾就擒否？」般答曰：「樹榷屢破其術，擒之而復縱之。般屢致大王之命，但笑而不言。故以獷兒歸，不肯留彼也。」女曰：「擒針道人，即應送我處置。胡為縱還，君試度其意。」獷兒曰：「兒聞其黨相告云：樹酋將有所挾以求。」女曰：「求金帛耶？或牲畜也？」般曰：「童子何知，某聞此酋不遜之語，每日，不愛事噩王，而愛事王之夫人，其妄可知也。既縱吾仇，必求所欲，反戈相向之事，恐在目前矣。」女怒曰：「樹榷何物，敢弑侮吾？當請於大王，以兵誅之。」獷兒曰：「不勞士卒，兒與阿母去，自能成功。」女曰：「吾債軍之將，焉可復戰？」獷兒曰：「樹酋妖法，惟畏阿母之白羅巾，兒能鬥之，不能滅之也。」女點頭，謂：「吾與大王圖之。」乃留獷兒而送般出。般見承瓏、慕煒，相與縱論，意甚得也。叩兩人曰：「君兄妹至此，始得所乎？」兩人歎曰：「捨此更無所之耳！」般曰：「夫非常之士，半出寇盜中，新息侯遨遊迹蠶之廷，魏丞相贊畫翟李之寨，皆起於泥塗，升彼霄漢。兩君其托跡椒房，而潛身虎穴者耶？」承瓏、煒皆驚拜曰：「披肝而談意氣，真有心人；交臂而失英雄，為無目者。吾兄妹以是生，不以是死。君誠鑒之，不敢隱也。」般乃以破樹榷之策告，並乞其懲。承瓏、煒拜而設誓。女盛氣而告噩曰：「妖人樹榷，將覬覦大王之妻，何能忍也？」噩殊惑，女命獷兒陳之。噩大怒曰：「若然，卿自往討，兒為前驅。吾望捷音矣。」付以健苗五百，獷兒率之。至樹酋營，大呼曰：「噩王夫人來，與爾酋合兵攻漢將。」樹聞之，出不意，問砭師曰：「此女何為而至？」砭師曰：「女求媾者，君無嗜慾，不宜有男女因，或與針道人戰，為復仇計。君不可不助之。」樹乃攜法物出，女責曰：「針道人，吾仇也。何以故縱？」樹告曰：「某術不能擒之，公主若執枹鼓，請決死戰也。」女曰：「不擒針道人，吾誓不返。」樹傳箭索針師戰，漢營中已知獷兒之計行，乃擁針師出。樹謂女曰：「今日不勝，請死主前。」女自引獷兒繞陣側，見針道人出門，謂獷兒曰：「漢營多異人，吾軍遭敗，數也。今而後，不復怨斯人。」獷兒曰：「阿母與兒父子同心戮力，道有攸歸，本無貪嗔，恩怨皆空空矣。」女見樹酋五行法物，如環之轉，暗取白羅巾擲之。盡入纖手。樹奔走，針師追之，樹呼砭師曰：「先生何以援我。」砭師曰：「無慮，吾卜君有兵厄，預製石棺。請入避，兵退可出也。」樹啟其蓋，躍而入。砭師喝曰：「石如，葬老牛，二丑已過牛出頭。」須臾石棺縫自合，砭師歸郭張營，與針師言處置樹榷之事。針師曰：「擊柝人固善營窰也！」郭張降其眾二千人，即與二師還甘總帥營，上功績。女偕獷兒及五百人自歸。噩迎見，賀戰勝。般及承瓏、煒皆喜，苗中忽傳瑪大師歸矣。

噩跣足迎之，一西洋人略似知古，而氣象迥別，謂噩曰：「臣在海隅，謂大王功已垂成矣。婁師新，命臣來輔大王，且報矮道人世仇，取其黨砭針二山人之頂骨。」噩延入，細詰姓氏。般及承瓏、煒然憂之。女與獷兒亦為二師駭也。

勿頸知交任轉蓬，穠華一去鳥呼風。

客臨逝水傷今雨，鬼入荒林話故宮。

怒特聲靈留廟宇，棲雞形影弔房櫳。
可憐早嫁鳴夷子，不沒吳門為此公。

衛蘆李氏詮曰：

骨以形立，金以氣生。在人有不壞之形，鎖骨著形之盛；天地有常伸之氣，點金扶氣之衰。世人以色屬菩薩，而謂鎖骨者色之空；以財付道人，而雲點金者財之聚。其視骨如粉，視金如泥矣。若是其卑論也，史氏豈知其為非笑哉。

金天成萬物，而寄化於兵刑。點金者成之事，化之心也。不成則金氣輕而浮者，為水所收，不化則金氣重而沉者，為土所掩。不成與化，則金氣頑鈍，而入火不然。伐木不利，是金不有其功，而適足為害，皆點之之道未得耳。點從火，似以克為用。吾謂克取其能與勝，而點則如無能者；如不欲勝者然，宋儒稱孔之鑄顏，為仁若紅爐點雪，庶斯意焉。

鎖骨菩薩，徒飛烏有之天花；點金道人，轉布憑虛之海藏。菩薩之骨，珍過南金；道人之金，通於仙骨。是分而為形氣，合之皆真精。所謂道不同而趨則一者，各致以交乎。菩薩之神通，即道人之智慧，且茲史為道書，道人乃宏道而非宏於道者矣。

道人而為世點金，則以楊而入於墨矣。墨者摩頂踵以利天下，洵菩薩之捨身。或曰，道人點金，即其所以自為，為我者其楊之道歟！

夫放利多怨，固將群起而攻之。道人遭圍，圍道人者即道人也；突圍而出，須季子之多金；解圍以歸，恐床頭之金盡。則雖圍之數重，亦惟有淡與泊其相遭而已，君子謂道人於是乎知化。